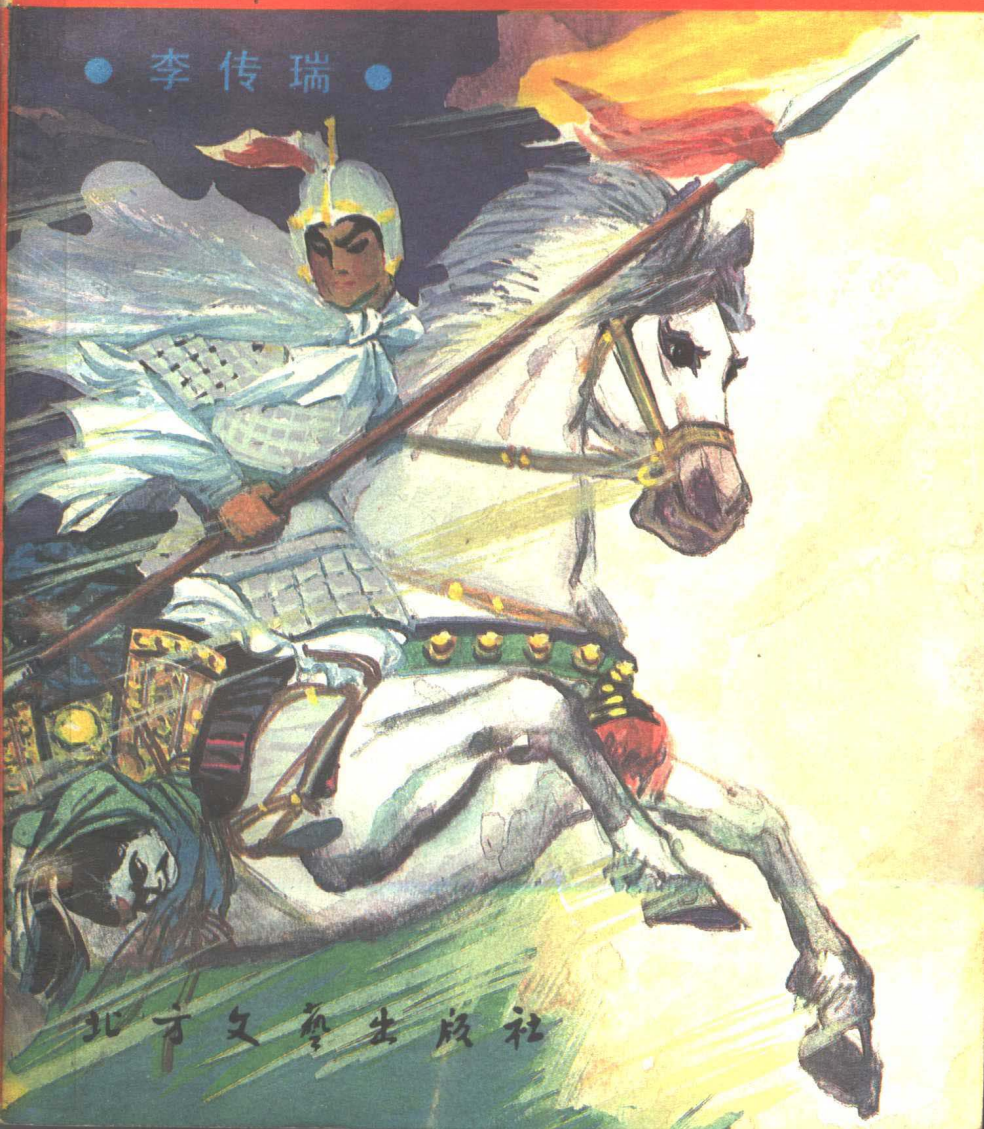


射天狼

● 李传瑞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李传瑞

射天狼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辛弃疾是南宋的大词人，也是一员儒将。他生于金兵侵略中原的痛苦年代，自幼从文习武，精通文韬武略，于1161年随耿京起义，运筹于帷幄之中，厮杀于万马军前，克济南，反济州，夺泗水，陷兖州，取郛城，荡东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杀得敌人胆战心惊，望风而逃，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抗金将领。

责任编辑：王 皎

封面设计：姜 录

射 天 狼

She Tianlang

李 传 瑞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10/16·插页2·字数135,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211

ISBN 7-5317-0169-3/I·170 定价：2.80 元

目次

第一回	金兵犯宋陷济南 兵连祸结出英雄	1
第二回	稚童从师受教海 刘瞻慧眼识英才	19
第三回	假应试再赴燕京 真匠心谛观虚实	38
第四回	浪迹燕赵逢挚友 异乡千里结良缘	54
第五回	杜门守孝铭旧恨 噩耗飞来添新仇	72
第六回	金主兴兵又南寇 耿京揭竿起义军	88
第七回	袁淳设套反济南 弃疾走马斩敌酋	107
第八回	张安国怒反济州 范琼瑶险遇兵变	124
第九回	谒师劝友神通寺 和尚举兵锦阳川	142
第十回	施小计轻取泗水 出奇兵会师兖州	158
第十一回	三方聚义军威壮 宵小挑拨弄舌簧	173
第十二回	诛义端义无反顾 献赤诚将帅释然	190

第十三回	张安国贪杯恋色 辛弃疾大展宏图	208
第十四回	善投机弄巧成拙 布奇兵将计就计	224
第十五回	克东平义军巧胜 败瓜州金主奸阴	241
第十六回	耿大帅决心归宋 辛弃疾奉表金陵	258
第十七回	再兴兵金邦纳叛 丧天良逆贼弑主	274
第十八回	李铁枪戏惩叛逆 辛弃疾俘献国贼	291

第一回 金兵犯宋陷济南 兵连祸结出英雄

宋钦宗赵恒靖康二年，古历四月七日是一个愁云惨淡的日子。日色偏西，从西北天空飘来的团团乌云，不一会儿就遮住了燥热的太阳。乌云越积越多，越聚越厚，整个天空变成了铅灰色。地上没有一丝风丝儿，树上的叶子无精打采地蜷缩着，小草蔫巴巴地垂着头，花儿黯然失色，全不似往日那般娇艳、妩媚。空气闷热，令人窒息。

宋朝的汴京城。南薰门外，通往朔方的大道上，人们扶老携幼，肃然默立，连平日最爱嬉闹的孩子也闭紧了嘴巴，瞪着惊恐的眼睛，躲在大人背后。只见万头攒动，却听不见说话声，人们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象在等待着什么。从他们压抑的表情和愤怒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极不平静。人群中间，道路两侧，跪伏着宋朝的官吏和军士，有的腮上挂着泪珠，有的在低声饮泣，有的在紧咬嘴唇，压抑着内心的悲愤。

一阵銮铃声响，从青城方向缓缓走来两队人马。一队由数百乘牛车组成，前面的车上坐着年龄不等的男女，后面车上满载着各式各样的物品和财货。各辆牛车的驭手都是趾高

气扬的金兵。坐在车上的人愁眉苦脸，神情颓丧，有的女人在掩面饮泣。最前面的一辆车上，坐着一位年逾半百的富态老者，他偶尔抬头望一眼路旁的人群，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又重重地把头低下了。另一队是白马队组成，打头的男子正值壮年，戴一顶青毡笠，蹙着眉头，面色憔悴。从他深邃沉思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忧心忡忡，无法排解。两队人马，均由金兵押解着。

人马走近，路旁的军士和官吏一齐拥上前去，拦住车骑，哭泣着，诉说着，所有的人都极其悲痛。监押车骑的金兵挥动干戈，大声斥骂和驱赶着拥上来的人们。有的被拖倒，有的被踢翻……

夕阳西下，人们被驱赶到路边的野地里，车马的铃声又清楚地响起来。在人们的模糊泪眼之中，两队人马分别向滑州和郑州方向驶去。残阳照着留在地上被人们踏乱了的辙痕和蹄印。

突然，返回家园的人群又是一阵骚乱，有人晕倒了。只见那个人躺在路旁的杂草上，衣着整齐、黑发短髯、面孔清瘦，紧闭的双眼塌在深陷的眼窝之中。人们急促地呼唤：

“辛大人！辛大人！醒醒，你醒醒呵！”

这位被人称做辛大人的，姓辛名赞，已在朝中做官多年。金人攻破京都，他义愤填膺，但却势单力薄，无力补天。今日，他由于过于悲痛，竟至气绝倒地。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阴凉处，按揉一番，他才渐渐苏醒过来，口中吃力地念叨：“靖康耻！靖康耻！”

原来这大宋王朝自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国称

帝之后，历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传位于徽宗赵佶。这位徽宗皇帝是个才俊过人的风流天子。他朝欢暮乐，恰似当年剑阁的孟蜀王；贪杯爱色，胜过金陵的陈后主。

宣和末年，金人灭辽之后，早已虎视天下。这位徽宗皇帝，丝毫不作应急准备，依旧寻欢作乐。金人将宋家的朝廷情况、府库虚实、道路险易，探视得一清二楚之后，遂举兵南侵。徽宗听到消息，吓得魂飞胆丧，赶忙让位给儿子赵桓。钦宗赵桓即位，改号为靖康。然而，面对强虏，钦宗依然无所作为。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兵攻下汴京，俘获了徽宗、钦宗二帝，把他们押解于汴京附近的青城。接着，在汴京大肆抢掠，把皇宫以及官户民户的金银币帛搜刮一空，置于金军营中。不久，金兵拥立宋室的奸臣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金主又下令南侵，将帅分两路押解宋室二帝及太妃、太子、皇孙，公主、驸马、妃嫔等宗戚三千余人，和盛满典籍、八宝、九鼎、铜人、圭璧、刻漏、古器、各州县地图等各种财货的车辆，北归金国。

方才，那两队由青城而来的人马，就是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皇室人马和财货。那车上坐的便是当年风流倜傥之至的宋徽宗，骑在马上的是短命皇帝宋钦宗。

那位晕倒在地的辛赞，世代为宦，虽不十分显赫，终是沐皇恩、食俸禄之人。如今见二帝威风扫地，被人掳去，他如丧考妣，故而捶胸顿足，悲痛至极，以致眩晕倒地。

过了一会儿，辛赞被人救回官邸之中，吃了一点药，虽不当紧，体力却折损了大半。望着狼藉的庭院，心中整日如

坠铅块，在愤恨忧郁中度日。张邦昌称帝于汴京，到处是金人的天下。辛赞不想在张邦昌手下做官，身体稍稍恢复，便打点行装，离开汴京，回到还未被金人占领的济南府历城老家闲居。

他日出而起，日入而息，与故乡父老谈古论今，吟诗作画，以解胸中郁闷，同时也在静观默察，等待报国时机。

不久，张邦昌退位，宋钦宗的弟弟、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称帝，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辛赞闻此，非常高兴，以为宗室复兴又有希望了。他庆幸应天府距山东不远，就欲携家奔去，以尽报国之力。正当他紧张准备之时，金兵攻陷河中府，日趋南下。七月，高宗赵构听信奸臣汪伯彦和黄善潜的意见，决意逃往扬州，以避金兵。辛赞又被一盆冷水一浇到底。扬州虽是繁华富庶的所在，但距山东遥远，举家搬去需要很大的花费。再说，谁能料得高宗还会不会逃到更远的地方去避金兵呢！他只好打消搬家的念头，另寻别的机会。

要说这位高宗，也真的畏敌如虎。十月到扬州以后，见江南富庶繁华，且又安全，再也不作北上的打算，而金人却屡屡派兵南侵，攻河南、掠陕西、伐山东。年底，同州、华州相继失陷，接着重镇潼关沦陷，一时之间，中原大震。辛赞闻此，更加忧心忡忡，坐卧不安。这时，济南知府刘豫派人来到辛家宅院，请他前去府中议事。

这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宋徽宗宣和末年为河北西路提刑，说得上是宋室重臣。金人南侵，刘豫贪生怕死，逃到真州。赵构到扬州时，刘豫跑去归附，着实花费了一番

心血。枢密使张慤推荐他为济南知府。当时，金兵云集河北与河东（今山西省一带），山东形势十分混乱，时刻有被金人占领的危险。刘豫是害怕与金兵交战才弃官逃跑的，如今怎肯身赴险境？他于是上书推辞，并请求派他到江南一带任职。然而，不知为什么，朝廷却一直没答应他。刘豫的愿望没有达到，心中非常不满，可也不敢流露，便忍气吞声，诈称有病，迟迟不到济南上任，一直拖到春节过后，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在朝廷再三催促下，他才姗姗来到济南府。由此，他对宋廷的不满不仅没有消除，反而与日俱增。上任以后，他趁着混乱，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在他身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之事，已是十分寻常。他的儿子刘麟，也狗仗人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济南人对他们父子二人恨得咬牙切齿。稍微有些良知的人也不愿与他们为伍。所以，刘豫几次请辛赞到济南府作事，辛赞都借故推辞，不愿与之同流合污。这次刘豫又派人来请，辛赞言称身患恙疾，不能视事，又婉言谢绝了。

这年冬天，金军左副元帅挾懶率大军攻山东，一路势如破竹。十一月破德州，十二月攻下东平府，接着兵困济南，把济南城围得水泄不通。挾懶命将士在城下挑战，辱骂不止。刘豫龟缩城中，胆战心惊，不敢应战。刘豫手下骁将关胜等见金兵围城，怒火中烧，磨拳擦掌，准备迎头痛击来犯的金兵。这关胜乃三国勇将关羽之后，为人忠义秉直，勇武绝伦，且待士卒若子侄，部下都愿追随他效力。挾懶分兵四面攻城，关胜带将士登城抵抗，上下一心，竭力捍卫，鸣鼓张旗，矢石俱下，又熔铁汁往下浇洒，且又纷纷投下砖瓦，

放下滚木。金兵死伤惨重，尸横遍地，仍不能越过雷池一步，只好退避到远处。一连攻了几次，金兵始终占不到半点便宜，军心开始浮动起来。挾懶见强攻不下，自己军心动摇，便放弃攻城，改用诱降诡计。他先退兵二十里，稍稍解除对城池的包围，接着，趁城门重新开放，人们匆匆进出之时，派遣细作扮成老百姓混入城中。

那个细作入城以后，将挾懶的亲笔信交给刘豫，刘豫看罢，暗自心喜。原来，挾懶在信中答应他献城投降后许以高官厚禄。刘豫经过一阵盘算，觉得还是降金有利，于是下定了叛国投敌的决心。可是，当他一想到城中还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大刀关胜，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此人不除，献城谈何容易！为此，他愁得坐立不安，急不可耐，但又想不出好办法，只是一个劲地拍脑门儿。正当他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时候，他的儿子刘麟进来。父子二人又合计了一会儿。刘麟说道：“这有何难？明日令关胜出战，若胜了，杀败了金兵，则是父亲大功一件；若败了，则是他自取灭亡，也算是我们借刀杀人。关胜一死，还有谁敢拦挡我们行事？过后金人要问起来，只把交兵之事往关胜身上一推就行了。”刘豫一听，连声说道：“妙！妙！不过，金兵已退，如何令他出战？”刘麟颇为自负地说道：“我料定金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近日内必定要重新围城。到时候，我们见机而作便了。”

第二日，金兵果然又逼近城下合围，人嚷马嘶，气势汹汹，然而只围不攻，很明显是在炫耀武力，施加压力，迫使刘豫投降。一看这阵势，刘豫暗暗叫好：“金人真助我成功也！”他故作焦急地对关胜道：“关将军，如今城中粮秣不

足，军民惊恐，只宜速战速胜，不宜僵持不下，以免坐以待毙。如此守城，恐非破敌之策。”关胜说道，“城中兵少将寡，只宜坚守待援，挫敌之锐气，再寻机袭击。若出城强攻，无异于以卵击石，断难取胜。”刘豫一听，暗暗叫苦，眉头一皱，又道：“敌军围之数重，志在必得。即有援兵，远水不解近渴。何况前些时日徐州派来的援兵已被金兵杀退，指望再来援兵恐怕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了。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众人都说将军骁勇，今日如何怯懦起来？若将军畏死，我刘某却不怕。你守城，待我出战便了。”说着，故作跃跃欲试准备出战的样子。关胜是个血性男儿，何时受过这般羞辱，经他这么一激，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大声喝道：“我关某自投军之日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闯敌阵不避刀矢，何时怯过阵！既然定要出战，待我杀敌与你看！”说罢，催马抡刀，出城杀敌。副将秦捷乃关胜结义兄弟，为人智勇兼备，且善于设阵布兵，与关胜亚赛一母同胞。他见关胜冒险出城迎敌，便紧随其后。众将士如下山猛虎，裂岸狂涛，呼喊着跟关、秦二人杀入敌阵。金兵仓惶迎战，胆战心惊。金将凶神恶煞般地喝令兵士交战。两军短兵相接，只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金兵虽众，难挡视死如归之宋军，被杀得死伤累累，鬼哭狼嚎。然而挹懒终是兵多将广，杀了一层，又围上一层，犹若潮水般汹涌而来。关胜与众将士久战不歇，渐渐力乏，再看城中，偃旗息鼓，竟连援兵的影子也见不到。又战了一番，关胜感到口干舌燥，七窍生烟，肝脏冒火，就想带众人暂回城内，稍歇再战。他奋起神威，舞刀开路，率众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刚到

城下，城头上突然乱箭射下，众人猝不及防，几员将士应声倒地。关胜挥刀拨箭，箭矢纷纷落地。怎奈他拼杀时久，人困马乏，稍一疏忽，一箭射中左目。关胜怒声喝道：“刘豫贼子，我生不能报仇，死后也要于冥间取尔狗命！”说罢，一把拔出利箭，将贯于箭头上的眼珠一口吞下，又返身杀回敌阵。他逢人便杀，遇马就砍，奋勇死战，不幸马失前蹄，倒于地下，又身中数箭，愤愤而死。金兵急上前来，想要夺他的赤兔马。只见那骏马向着关胜长嘶不止，仿佛在向人呼叫。正在这时，秦捷杀奔过来，抱起关胜，跨上赤兔马。这马奋蹄扬鬃，风驰电掣一般，疾飞而去，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后来，就在关胜马失前蹄的地方，涌出了一泓清水，一年四季，从不枯竭，人们称之为“马刨泉”，又称“马跑泉”。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关胜一死，刘豫父子立即就要献城投降挾懶，怎奈城中民众愤怒斥骂，不愿追随。刘豫父子惶惶然若丧家之犬，遂用绳子从城上滑下来，出城便直奔金军营中面见挾懶。挾懶安抚了父子二人，遂率军攻城。此时，城中群龙无首，况又势单力薄，没用几时，城被攻破。金军一进城便烧杀抢掠，劫难降临到济南百姓头上。老幼妇孺，无不怀念痛悼英勇献身的关将军，人人诅咒甘当汉奸的刘豫父子。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诸君试看，自古以来，卖国求荣者哪个有好下场？

那刘豫父子降金之后，倒也显赫了一时。一一三〇年九月，金邦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世修子礼，奉金正朔。刘豫得意扬扬，在金人羽翼下做起了儿皇帝。谁知好景不长。金邦

主子见他用处不大，便于一一三七年以治国无状为名，令挾懶、兀术执其父子而废之。刘豫父子被捉拿时，苦苦哀求，挾懶讥嘲道：“昔日我军虏宋室二帝出京，尚有众人号泣，今废汝父子，竟无一人动心，汝何不扪心自问！”刘豫闻言，无地自容，被废后不久，就呜呼哀哉了。据说，这贼子临死尚不忘他借以发迹的济南府，嘱人在他死后葬于济南城北。传说这贼子墓中多生毒蝎，蜇人无救。人们说，此乃刘豫狠毒之心所化。当然这都是附会之言，勿需细究，但人心向背，可见一斑。

再说辛赞，自济南沦陷后，历城很快被金人侵占，他心情怏郁不快，常怀南归之志。后来听说高宗从扬州又逃往杭州、越州，越跑越远，竟游历于明州、温州、台州之间。建炎四年，干脆乘船避于海中，在海里忽南忽北，东奔西逃。辛赞闻此情景，遂罢南归之心，只得留下来，再等时机。谁料，又一场大祸落在他的头上。

那是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也就是金熙宗天眷三年的春天，熙宗垂涎于南朝物产之丰饶，风光之绮丽，人物之俊秀，又兴起南下灭宋之心。于是，他诏命都元帅宗弼再次率兵南下，妄图一举吞并宋室江山。那宗弼又名兀术，乃老皇帝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也就是金熙宗的四皇叔。此人生得面如火炭，发似卷鬃，身高力大，惯使一柄镔铁利斧，好似凶神恶煞一般。金殿领旨以后，宗弼顷刻调兵遣将，准备南下大开杀戒。

五月初，宗弼发兵四十万，浩浩荡荡，杀奔中原而来，一路上攻州克县，如风卷残云，不几天工夫，行至顺昌城。

宋军守将刘琦见金军到来，迅速布置坚守，发誓与顺昌城共存亡。他命人将淮水上的船只凿沉，表示背水一战，决不渡河南逃。又命人在自家房屋堆上柴草，命令士兵道：“若此战不胜，你们就点火，免得家人落入敌手遭受凌辱！”将士们见此情景，都踊跃向前，愿随他死战。刘琦登城御敌，屡败攻城金军。此时，天气已开始炎热，金军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半夜时分，警戒懈怠。刘琦乘夜色率勇士出城袭敌，除掉岗哨，直入敌阵，杀声如雷，刀枪齐下。敌军措手不及，死伤数万。宗弼的精兵“铁浮图”，被杀得七零八落，损失殆尽。宗弼魂飞胆丧，匆匆拔寨而去，妄图在别处捞点便宜。谁料来到郾城，又遇上了抗金名将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一交战，岳飞就命儿子岳云任阵前先锋，直冲敌阵。临行前，岳飞对岳云道：“此战关系重大，只许胜不许败，若出师不利，就先砍下你的脑袋示众。”岳云慨然答应，披挂出战，奋勇拼杀，金军尸横遍野。这一战，金军伤亡惨重，连宗弼号称“长胜军”的精锐之师——拐子马，也被全部消灭。宗弼悲恐至极，道：“我自起兵以来，未曾遇此强敌。这下完了、完了！”他无心恋战，仓惶率军北逃。岳飞指挥将士乘胜追击。金军不敢交手，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宗弼的女婿夏令吾和副统军粘罕素，先后一命呜呼。岳飞在朱仙镇再次大败金军。朱仙镇距离宋朝故都汴京仅四十五里路了。岳家军怀着光复京都的决心和希望，准备与金军决战。然而，宗弼已被岳家军吓破了胆，躲在汴京，再也不敢出战。此时，山西、河北境内的豪杰义士，纷纷组织起抗金忠义军，不断袭击敌人，切断金军粮道。宗弼困守汴京，粮秣渐渐不支，

急命将士就地取粮，然而杯水车薪，终不济事。由此，军心动摇，宗弼只好命元帅乌陵思谋前往毗邻的山东各地征粮。

乌陵思谋领命不敢怠慢，率轻骑昼夜奔驰，先到东平府，事毕，又立即奔向济南府。济南府府尹韩昉，将乌陵思谋请至府衙，坐定，然后说：“元帅远道而来，一路辛苦。征粮事关军旅大事，本府敢不尽力？只是这济南府民风悍野，亲宋仇金者大有人在。昔日刘豫父子归顺，竟无一人追随。后来刘麟知济南府，常遭暗算。所以，这次不宜催逼太甚，以免激起民变。”乌陵思谋道：“大人所言极是，但是而今只有山东与汴京相通，万不可再断此粮道，故宜怀柔于民，慢慢驯化。征粮之时，可稍稍放宽一些。然而，对冥顽不可驯教者，亦不可姑息，以免酿成后患。”韩昉连连称是。乌陵思谋告辞，又奔别处去了。

这韩昉送客回府，立即召集手下众人商议。众人道：“眼下新麦正熟，恰是时候，良机不可坐失，可速令各县派人征集。”商议已定，韩昉就谕知所属各县，即历城、临邑、齐河、章丘、禹城、长清、济阳七县，赶快筹措粮草，不得贻误。各知县领命，忙作一团。其他六县不提，单说这历城知县。因这历城县系济南近郊，当年饱受金军及刘豫父子的祸害，民众含怒已久，虽无明里寻衅之人，却不乏暗中抗争之辈。况今年春夏大旱，稼禾长势颇差，能否度荒尚且难料，倘若再缴粮，无异于民众口中夺粮，弄不好，民怨沸腾，就会闹出大乱子。为此，知县愁眉不展，揣度许久，只好派人到各处走走，探探底细，然后见机行事。然而，那些县衙当差之人，个个如狼似虎，有此机会，正好趁

机敲诈勒索，巧取豪夺，还管什么民忿不民忿。这一来，乡村百姓可遭了殃，直闹得村村哭声不绝，家家怨声不断。

就在这纷纷乱乱的年头，于此县内诞生了一位名闻遐迩的风云人物。后来，此人才兼文武，精明豪迈，阵前杀敌，叱咤风云，气吞万里，挥笔书词，奋发激越，光照斗牛。后人作词赞其降生曰：“君不记济河津畔，当年今夕，万丈文章光焰里，一星飞坠从南极。”又有诗赞其功名道：“摩空节气，贯日忠诚，绅绶动色，草木知名。”此人称得上齐鲁英豪，神州俊杰。诸位要问此乃何人，且请细细看来。

济南府历城县境内有个村落，名叫四风闸，是个山青水秀的村子。村东南群山层峦迭嶂，郁郁苍苍，恰似屏障；村外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映照着岸边的袅娜摇曳的垂柳。这山水滋养着世代勤劳、聪慧的村民，也给这村庄增添了许多姿色。然而，自刘豫父子降金，济南沦陷，历城为金人占据，这里山水失色，黯然无光。山上奔突着金人游猎的犬马，溪水映照着村民饥黄的面孔。

在这四风闸村庄之中，有户姓辛的人家，祖籍原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自始祖时迁来济南，已历五世，世代为宦。当今，这户人家的户主，就是从汴京返乡闲居的辛赞。济南沦陷时，他未及脱身逃亡，从此杜门谢客。此时虽已年过半百，两鬓染霜，但精神旺盛，身体健壮。金人攻破济南，占据山东后，他异常悲愤，常痛心疾首地对家里人说：“吾家世代受国厚恩，今不能杀敌报国，苟活偷生，实在令人羞愧！”近日来，他听说金邦都元帅宗弼接连吃败仗，十分高兴，悄悄饮酒庆贺，且举杯祈祷上苍，保佑岳家